

（浅浅的心 著）



千般宠爱，万般疼惜，
虽不曾言一句“我爱你”，
但我知道，你心已明了。

万里江山，雄图霸业
怎敌你的回眸一笑？

潇湘书院金牌作者【浅浅的心】
书写最霸道情深的绝美爱情

yin
junxin

2 受无言

下

引君心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浅浅的心

著

引君入心

Yin
Junxin

2
爱无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引君心. 2 / 浅浅的心著. —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2018. 1

ISBN 978-7-5143-6743-0

I. ①引… II. ①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26399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| 浅浅的心 |
| 责任编辑 | 杨学庆 |
| 出版发行 | 现代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|
| 邮政编码 | 100011 |
| 电 话 |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|
| 网 址 | www.1980xd.com |
| 电子邮箱 | xiandai@cnpitc.com.cn |
| 印 刷 |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mm×1000mm 1/16 |
| 印 张 | 42 |
| 字 数 | 774千字 |
| 版次印次 |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143-6743-0 |
| 定 价 | 69.80元 (全二册) |
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



录

第十一章 是何用意

第十二章 一封情书

第十三章 时间证明

第十四章 真挚的爱

第十五章 护容倾归

第十六章 她的英雄

第十七章 湛王苏醒

第十八章 两个棒槌

第十九章 暗暗承受

第二十章 生死相依

番外

❁
323

❁
353

❁
379

❁
413

❁
449

❁
483

❁
523

❁
553

❁
585

❁
617

❁
641

第一章

是何用意



引 君 心 2 · 爱 无 言

湛王走出皇宫，看到静候在外的齐瑄，脚步顿住。

“王爷！”齐瑄迎上前来。

凛一看着齐瑄，神色微敛。府里出什么事了吗？齐瑄怎么在这里等着？

“王爷，容逸柏回来了！”

齐瑄话出，凛一不由得一愣。王妃刚知他未死，他就回来了？

湛王眼帘微动，眼底划过什么，瞬时又消散无踪，淡淡道，“王妃见到他了吗？”

齐瑄点头，“已经见到了。王妃现在就在馨园。”

湛王听了，垂眸。她一定很开心吧！

容逸柏未死，安全归来。现在看到他，心里一定感触良多吧！

抬脚走上马车，“回府！”

“是！”

马车启动，凛一看一眼马车里的湛王，缓缓放下车帘。心中疑惑，他还以为，主子会去馨园呢！

湛王坐在马车内，靠在车壁上，闭着眼眸。

喜重逢，她与容逸柏肯定有很多话要说。这个时候，不去是识相。去了，是多余！

多余！

一念出，湛王眼眸睁开，嘴巴微抿。容逸柏果然还是那么令人厌恶！

“凛一！”

“属下在！”

“去馨园！”

“是……”凛一应道，心里无声叹一口气。都说眼不见为净，可是，看着王妃

兄妹团聚，那亲近欢欣的画面，看着是烦！可不看，好像更烦。

纵然心情不好，湛王也没避着谁的习惯。

大肚能容，不过是写着好看而已。他可没想过要去做到。

容逸柏死而复生，安全归来。在京城之内，引起不小的轰动。死了又活了，这事儿太稀奇，想不引起关注都难。

无关的人，当稀罕事看；相关的人，开始琢磨其中的门道。而容倾，只是看着容逸柏。

“倾儿，已经一炷香了。”

容倾听了，托着下巴，眼睛不眨，看得认真，完全没有移开视线、停下的意思，“我要把这些日子遗失的都看回来。”

容逸柏听言，移开视线，“你再这样看下去，我可能要害羞了。”

“想看你害羞的样子。”

“倾儿……”

“胖了，高了，好看了。不惦念我的证明，你占全了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胖了，高了，漂亮了！不惦念你的证明，我也占全了。”

容逸柏听了，浅笑，眸色温和依然，“看来，湛王爷把你照顾得很好。”

容倾点头，“嗯！虽然凶的时候还是很凶，可是，已从真老虎变成纸老虎了。”

容逸柏听了，挑眉，“这么说你翻身了？”

容倾摇头，“没有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翻身做主人我是不想了，不过，偶尔蹬鼻子上脸还是可以的。”容倾说着，视线终于从容逸柏的脸上移开。伸手，握住他的手，拉起他的袖子。

左边胳膊平滑无痕，很好；右边胳膊平滑无痕，很好；视线下移，落在腿上。

容逸柏见此，不待容倾出手，自行报备，“双腿很好”。

容倾听了，视线又看向别处。

“除了长了点儿肉，浑身上下都很好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看容倾不放心的样子，容逸柏正色道，“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不会脱的。”

容倾听言，瘪嘴，“你脱我也不看。”

容倾话出，容逸柏满脸失望，“这样呀！本来你若是强行要看，我都已做好了

顺从的准备。”

闻言，容倾瞬间伸手。

容倾动作一出，还未碰触到他的衣服，容逸柏干脆挡下，“我就是说说而已。”

容倾轻笑，收回手，“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你而已。”

“原来只是……”容逸柏话未说完，在看到缓步走进来的人后，不觉顿住。

“王爷！”

“相公！”

湛王站定脚步，看容倾跟小鸟儿似的跑过来，满脸笑意，好心情藏不住，连那飞扬的发丝似乎都沾染着欢欣。这么高兴，自然不是因为看到他这个相公，而是因为……

“相公，我哥回来了！”她分享喜悦。只可惜，湛王一点儿都不觉得欢喜。只是看她在意，对容逸柏勉强接受，想让他同容倾一样不可能。

对容逸柏的归来，他跟容倾心情相反。

看着容倾晶晶亮的眼眸，湛王抬眸看向容逸柏，“看到了！”

容逸柏走过来，温和浅笑，“王爷，好久不见。”

容逸柏说完，本以为得到的会是湛王一个冷脸，没承想……

湛王扬了扬嘴角，竟回了一个笑脸过来，并道，“你能回来，小九很高兴。本王亦是。”

容逸柏闻言，扬眉。

容倾听了，盯着湛王，稀罕夹带点怀疑，“夫君，你真的很高兴？”

湛王听了，看她一眼，“只是客套话！”

闻言，容倾抿嘴笑。

湛王轻哼，“没眼色！”

容逸柏点头，“确实没眼色。”明知湛王爷是口是心非，还要问出来。

听容逸柏附和，湛王看他一眼，“这一点跟某人很像！”

容逸柏闻言，瞬时笑了，摸摸鼻子道，“好久未听到王爷编派我了，忽然感觉好亲切。”

湛王听了，没说话，抬脚走到院中坐下。

容倾伸手拉住容逸柏的衣袖跟在后面，仰头看着他，小声嘀咕，嘀咕，再嘀咕。

而容逸柏随着容倾的话点头，点头，连连点头，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。

容倾说完，看容逸柏满脸受益匪浅的表情，站定，看着他，眸色柔柔，“哥，

还能这样跟你说话，真好！”

有一个能把她的胡说八道，听出受教表情的哥哥，真真极好。也直到现在，容倾才有真实感。容逸柏是真的回来了。

未受伤，未改变，如之前一样。他还是那个他！虽然暂时还不知他经历了什么，可这样看着他，容倾感到心里满满的。

容逸柏听了，看着容倾，浅笑，“都能当着湛王爷的面夸我了。看来，在我不在的这段日子，湛王爷真的变了很多。”

容倾点头，“以前，他先是王爷，后是夫君。而现在，他先是夫君，再是王爷。以前，我于他是乐子。现在，我们是夫妻！”

“这样很好！”

“嗯！我也觉得很……”容倾话未说完，就被容逸柏打断。

“不用忙着附和。只是场面话，不是心里话！”

容逸柏说得一本正经，容倾轻轻笑了。

其实，容逸柏说的是实话，而容倾一直以为这不过是逗趣话。

容逸柏见此，拍手揉了揉她的头发，淡淡一笑，什么都没再说。

容逸柏在湛王身边坐下，容倾坐在对面，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俩，心里分外满足，脸上表情万事足。

这表情落在两个男人的眼中，彼此对视一眼，随着又移开视线。

她高兴了，满足了，他们只能彼此将就，将就着相处。

“我跟容逸柏有话要说。”湛王开口。

“呃……”一声无意义的回应，转头看向容逸柏。

“我正巧也有话要跟湛王爷说。”

“呃……那我……”

“回避吧！”两人异口同声。

“相公、哥哥，你们真是好默契。”

这话……是夸赞吗？没人爱听！

看两人表情一个清清淡淡，一个不以为然，容倾摸摸鼻子起了身。

“那我去准备吃的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好！”

一个点头，一个应好！

好吧！她忽然就成了多余的了。这跟她想象中的喜重逢有点不一样。对她，她

哥没甚依依不舍，就直接跟她相公说悄悄话了。

看容倾一步三回头地离开，人走远了，容逸柏收回视线，看向湛王爷，“王爷为倾儿夫婿，是她的福气。”

湛王听言，抬眸！

容逸柏看着湛王，温和一笑，眸色深远，悠长，“同样的，能娶倾儿为妻，也是王爷的福气。”

湛王颌首，“你说得很对！”

容逸柏听了，笑容染上一抹绯色，“许久不见，王爷比起之前坦诚了许多。”

过去，若是他说能娶到容倾是他的福气，湛王一定会嗤之以鼻，不以为然。可是现在，他承认得干脆。

干脆承认，不再掩饰他的在意。

湛王不咸不淡地道，“本王坦诚，你才能认清。”

“我爱她，我认得很清！”

容逸柏话出，湛王眼睛微眯，眼中惯有的清淡消失不见。

容逸柏神色却是分外平淡，“以哥哥的身份爱护她，祈愿王爷永远爱惜她。”

“你是在警告本王？”

永远爱惜！这是祈愿，亦是警告。

容逸柏没回答，只道：“王爷一生安康喜乐，我一辈子康健安好，这就是倾儿想要的。也因此，请王爷在以后的日子能护我安好，也请王爷在此后的岁月里，接纳我，容许我给你效力！”

彼此将就，彼此守护！

湛王听了，神色不明，话也不动听，“本王不喜看到你，你该知道。”

“嗯！看得很清楚。”

“那么，要本王接纳你，你首先第一条要做的……”

“彻底远离。”

“脑子聪明，做谋士确实有资格。”

“王爷下令，莫敢不从。只要倾儿时常的念叨，王爷喜欢听就好。”

“这话，本王不爱听，你应该知道。”

“所以，我们试着一团和气吧！”

“一团和气，不是正在做吗？”

闻言，容逸柏轻笑出声，“王爷说得是！”说完，拿起手边茶壶，为湛王把茶水斟满，笑呵呵道，“这样的话，王爷从今天开始叫我大哥是不是更好些呢？这样

显得更和气，王爷以为呢？”

湛王听了，轻抿一口茶水，淡淡道：“经历生死，看破红尘，生出皈依佛门之念。所以，去白云寺出家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容逸柏听言，喝一口茶，温和道：“看来，要一团和气，我们都需要更努力。”说完，看着湛王道，“王爷可知刚才倾儿在我耳边嘀咕什么吗？”

“都说出来，是识相。”

不说呢？那就是反抗！

“王爷知道的，我从来都是识相之人。”

一个识相的人会明目张胆地当着他，把爱容倾给直接吐露出来吗？

想到容逸柏刚才那句话，再看还完好的他，湛王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。

默念一句，大肚能容，一团和气！

念过，不咸不淡道：“你不是容倾，讨巧卖乖的话少说，会适得其反！”

“倾儿刚才对我说，对着王爷，让我千万别学她。她调侃王爷，那是调情。我调侃王爷，那就是挑衅。果不其然，看来，倾儿对王爷真的很了解。”

“你应该照着她说的做。”

“可我以为不妥。因为，倾儿除了交代了那个，还说，让我试着把你当妹夫看待。”

湛王听了，看向容逸柏。

容逸柏轻轻一笑，“你是王爷，我向你敬茶那是本分。可若是妹夫的话……”

容逸柏拿起面前的空杯子，递到湛王跟前，“有些事就要反过来做了。”比如斟茶倒水。

“小九最近时常跟本王说打是亲，骂是爱！如此，为了表示亲近，本王也许该做点儿什么。”

湛王话出，容逸柏收回茶杯，温和一笑，“王爷还是那么小心眼儿。”

“你还是那么碍眼。”湛王说完，不紧不慢道，“废话说完了，说点儿有用的吧！”

有用的指的是什么，彼此都清楚。

为何死了，为何又活，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？

“感觉到生命的流逝，那种无力的感觉，让人无措。失去意识前，最后想的事到现在还记得……”

“王爷对倾儿凶些也好，苛刻也好，怎样都好，只愿王爷千万别休了她！”

“虽然活着时一直在想王爷何时会放手，何时会厌了倾儿把她驱逐，那样，我

就可理所当然地带她离开，走遍万里河山，自在地活。”

“可我不在了，所有的盘算也就都成了空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让容倾活得忧愁，却生命无忧的也只有王爷了……”

容逸柏话未落，湛王开口，“跟着本王，会让她活得忧愁？”

“曾经王爷对倾儿，可不若现在这般疼爱、包容。不过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回忆那些过往，再对王爷讲一讲，那是不识相。”

“你若想说，本王也不介意听听。”

“王爷这话说得真的很有风度，不过，我说了之后呢？会被秋后算账吧！”

“会！”

容逸柏听了，轻笑，“现在看到的都是王爷对倾儿的好，自然记得的也只有这些。过去的事，都已烟消云散了。倾儿是这样想的，我也是！”

湛王看他一眼，“谁动的手？”

湛王话出，容逸柏嘴角笑意消散，摇头，“不清楚！”

湛王闻言，挑眉，“不清楚？这答案可不是本王想听到的。”

容逸柏平稳道，“张良劫持了我。可他，只不过是他人手中的一颗棋子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着。事情走向，都有他人控制着。也因此，我才会‘死’。而张良豁出命了，最终也未能如愿。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局，可我直到现在也未查到布局的人是谁！”

湛王听了，问，“谁把你从坟墓中带出来的？”

“我的二舅舅，顾盛！当然，并非他亲自动手，是他派人潜入京城，把我带走的。”

如顾盛这样驻守边境的将臣，没有皇上召唤，是不得轻易回京的。

擅自回京，必将处以重责。为救容逸柏，顾盛以身犯险，甚至赌上仕途和整个家族，那不可能！所以，顾盛未亲自前来很能理解。不过，就算如此，顾盛的作为仍然有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。

湛王眼睛微眯。

凛五神色不定。顾盛的人竟曾在京城出没，而他们竟然完全没有察觉。

“你下葬几天被带走的？”

“第五天！”

湛王听言，神色莫测，“从边境赶回京城，最快也要十天，而他却可以在第五天就把你带走？”

“所以，他是在我死之前就接到了消息。在那之前，就开始往京城赶了。”

“之前接到了消息？”

容逸柏从袖袋中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湛王。

湛王伸手接过，打开，上面的内容映入眼帘：

湛王不容，容逸柏有难。

死！十日内带离，可活。

十日后，死葬变活埋！

“气息消散之后，山洞内停放一日，容家停放三日，坟墓中五日。是在最后一天，我被带走的。”

“事前得到消息，最后一天被带走！这事做得真是既恰巧又及时。”湛王说后，视线定格！

“湛王不容！”

看着这几个字，湛王不咸不淡道，“顾盛倒是对你很有心。”

纵然惹湛王不快也要冒险带走容逸柏，这情意，还真是令人动容。

“恰巧、及时、有心，该占的全占了。也因此，在脑子恢复清醒之后，对于我二舅父，他似是施救者，可同时，我也怀疑他就是那个布局者。”

人力、权力、智谋、掌控力，这些顾盛都有，京城的消息，他想知道，不难！要掌控一些人，他做得到。

“脑子恢复清醒之后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醒来之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脑子都是混沌的。对于人和事的记忆都变得模糊。对此，我不以为是自己变笨了，而定是被人下了什么药。不然，不会有死而复生这种事。”

“最终结论呢？是什么？”

“我二舅舅还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。是施恩者？还是谋算者？他到底是以何种身份把我带往边境？我仍没探明。”对于整件事，顾盛除了给他一张纸条之外，再未多言一句。

你相信也好，你怀疑也罢，你感激也行，你探究也可。他的态度很是随意，你尽可随便。

湛王听了，静默。

容逸柏也不再言语。

两人沉默良久，湛王开口，“小九刚知道你活着，你就回来了，倒是挺巧。”

“不是巧。是因为倾儿的动向有人一直关注着。知晓她发现我还活着，我就回来了，免得她再费力去找，本来我想等到探明一切再回来的。”

“你倒是有心。”

“这话，我就当是夸赞了。”

很识相，很大胆，很坦诚，又分外圆滑。这就是容逸柏！

死了，活了，还是那样！

顾家。

顾家父子听闻之后，惊骇，惊疑之后，没多言语，直接去了馨园。

虽然事情很是不可思议，可是那么多人说，不见得就是空穴来风。证实一下，很有必要。

馨园。

容倾和湛王直待到吃过晚饭才回去。离开时……

“哥，你好好休息。明天我再来！”

容逸柏点头，温和道，“回去吧！”

“好！”她应着，脚却是没动。

想留下，容倾表现得明显，湛王看得清楚，却自然地无视了。

该宠的时候宠着，该纵容的时候纵容着，可她黏容逸柏的习惯，绝对不能惯着。不然，一旦开了头，他的憋闷将会无尽头。

湛王不言，态度明显。

容倾见此，动动嘴巴，“相公……”话未出，被打断。

“不允。”

“我还没说呢！”

表现已经很明显，还用得着再说吗？

容逸柏温和一笑，柔和道，“天色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不用担心。明天你来，我还在，不会消失的！”

容倾听了，没再多说什么，盯着容逸柏看了一会儿，随着湛王离开。

容逸柏站在门口，看着马车走远，直到看不见了，微叹，“真老虎变纸老虎，不会再伤她，可是霸道却变本加厉了。”说完，转身。

“公子！”

看着祥子紧绷的表情、微红的眼眶，容逸柏淡淡一笑，伸手拍拍他的肩膀，煽情的话一句没说，只道，“走吧！把这些日子的事都给我说说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容逸柏走进院内，对面一个隐蔽的角落，顾振和顾廷灿走出来，盯着馨园，表情满是复杂。

容逸柏，他竟然真的活过来了！

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湛王府。

回到府中，容倾去梳洗，湛王去了书房。

湛王坐下，凇五开口禀报，“属下探了容逸柏的脉搏，并未发现异样。”体内无毒，应该可以排除被人下毒胁迫一说。

“对于他的说辞，怎么看？”

“未经探究，不予评论。”凇五谨慎道，说完补充一句，“不过，在容逸柏所接触的人中，确实也只有顾盛有这个能力，可以悄无声息地把他带走。”

湛王从书房回来，见容倾已梳洗过，披着半干的头发坐在软椅上等他。不，不是在等他，而是在发呆。

呆得入神，连他走近都没察觉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

闻声，容倾回神，转头，看着湛王，嘴角习惯性地扬起一抹浅笑，“忙完了！”

湛王点头，随意道，“在想容逸柏？”问完，不等容倾回答，抬手拎起一缕头发，把玩，“换皂角了？”

“好像是！”洗的时候没注意，不过味道是不一样了。

“味道还不错！”

听着湛王那一本正经的夸奖，容倾轻笑，“那以后就用这个！”

湛王颌首，然后往洗浴间走去。

容倾坐着等他，脑子里继续想着其他的。

馨园。

馨园一切都没变，他最后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儿，现在还是什么样儿。

“馨园的下人都留着，王妃也总是隔三岔五地过来，公子的屋子，几乎都是王妃在清扫。”纵然容逸柏不在了，关于他的所有，容倾都在尽力保留着。

“公子出事后，王妃真的很伤心。现在，公子能回来，真的很好！”祥子看着容逸柏，很是感恩地道。

容逸柏点头，“是呀！真的很好。”

湛王从洗浴间回来，容倾拿起棉布开始为他擦头发，正擦着，开口问，“凛五给容逸柏探脉，可有发现什么异样？”

湛王听言，不隐不瞒，“无！”

无？！

这个答案，湛王本以为容倾听了会大大松口气，然而……

看容倾瞬间皱起的眉头，湛王扬眉，“你好像并不高兴？”

容倾摇头，“容逸柏身体无恙，我自然高兴。只是，让他死又让他活的那个人，为的是什么？只是好玩吗？”

“容逸柏说的话都听到了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怎么看？”

容倾没回答，反问，“容逸柏给你看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？”

“湛王不容，容逸柏有难！十日之内将容逸柏带离，可活！十日后，死葬变活埋！”

容倾听了，眸色暗淡，静默良久，开口，“在夫君眼中，顾盛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外表温文儒雅，内里强悍嗜血，且谋略非同一般。”

“谋略非同一般”，从湛王口中说出这句话，可见顾盛很不简单。

“如他这样的人，对于京城的消息和动向，不说了如指掌，也定是知之甚详。如此，他隐秘地带走容逸柏，太多地方说不通。”

“也许，是那句‘湛王不容’让他不得不隐秘行事。”湛王清清淡淡地道。

容倾摇头，“揣摩上位心思，关注皇家动向，这是为官者最基本的。特别如顾盛这样的，更不会错漏。那么，在容逸柏出事之后，王爷是如何寻他的，在容逸柏身亡之后，王爷对安王对张良是何种态度，他不会不知道。既然知晓，就应该清楚‘湛王不容’这一言不足为信。所以，他隐匿带走容逸柏大可不必。”

湛王点头，“说得不无道理。”

“可是他却那么做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若是他在接到消息，或在从坟墓中带回容逸柏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来王府告知我们，那么，容逸柏当时是什么情况，定然可以知道个清楚。可现在……”

容倾凝眉，“容逸柏身体的无恙，反而让人有些不安。而顾盛，明明可以做个

单纯的送信者，可他却生生把自己弄成了嫌疑人。连他救人这一举，都变得不再纯粹。”

总感觉有人故意要引导他们去探究什么似的！

湛王听完，没说话。事实到底是什么，终是会水落石出的。

这一晚，容倾睡得很不踏实，总是做噩梦，总是醒来。

而湛王拥着容倾，却什么都没说。

容倾在不安什么，湛王不用深深探究，也猜得到。

容逸柏完好无损地回来，这是喜事，可本身透着太多的异常。

顾盛很可疑，容逸柏或许也隐瞒了什么。而他隐瞒的，才是最让人不安的。

翌日。

湛王入宫，皇上也不觉问起了这件事，“听说，你王妃的哥哥活了？”

“嗯！”

见湛王点头，皇上神色不定，“这么说，竟然是真的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还真是什么稀罕事儿都有呀！”皇上这话说得充满探究的味道。

湛王神色淡然，姿态慵懒地靠在软椅上，随意道：“太子再过几天是不是就要回京了？”

湛王话题转移，皇上神色微敛，点头，“已经在路上了”。

“太子这次凯旋归来，为大元立了威，群臣百姓好似都很兴奋。”

“太子这次确实做得不错。”

湛王听了，扬了扬嘴角，漫不经心道，“古都一战，太子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证明。如此，以后他来继承大统，我大元必将迎来又一个盛世”。

皇上所言，点头，“这是大元之福，是百姓之福”。

“皇兄说的是。”湛王说完，起身，“皇兄忙吧！臣弟还有事要忙，先告退了。”

“朕这里还有事没说……”

“改日再说！容逸柏突然死而复生，本王对此很是好奇！”说完，走人。圣意就这么被不咸不淡地无视了。

皇上抿嘴，这个混账，大骂几句，倒没甚火气，只是……

想到湛王刚才说的那些话，皇上不觉眉头皱了上来。太子的能力得到证明、继承大统、大元的福气。

想着，皇上眼睛微眯。云珮那厮是故意说这些给他听的吧！目的是什么，想让